

商代的琥珀坠饰，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供图 / 左东辰 FOTOE



中国琥珀简史

撰文 韩伟琦 王硕

琥珀与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将琥珀雕刻成挂饰、坠饰等佩带在身上。1986年，考古学家们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发现了一枚破损的吊坠，其质地似玉，一面阴刻蝉背纹，一面阴刻蝉腹纹。后经专家鉴定，这枚蝉形坠饰是由琥珀制作而成，其纹路之流畅，保存之完整，足以证明在4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文明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琥珀雕刻技艺。

我国境内产琥珀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地区是辽宁抚顺西露天煤矿。抚顺琥珀从辽金时期开始受到皇室关注和喜爱，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东三省，大肆开发西露天煤矿，掠夺煤、油母页岩等不可再生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仅从抚顺抢掠的煤炭就高达2.2亿吨，同时，还挖

掘了上百吨琥珀运回日本。这些珍贵的抚顺琥珀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矿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的发展，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大憾事。

1948年10月抚顺解放以后，西露天煤矿回归正常的生产，此后数十年间，成为推动我国重工业发展的强大助力。至2019年封矿之时，西露天煤矿已经为我国贡献了近2.8亿吨煤炭，5.3亿吨油母页岩，还有难以计数的煤精和琥珀。这使得抚顺形成了浓厚的琥珀文化氛围，尤其是琥珀雕刻技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抚顺琥珀雕刻技艺目前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除了辽宁抚顺，国内比较知名的琥珀产地还有河南西峡。西峡琥珀产量一般，作药用居多。关于西峡琥珀有个传说。唐朝时期，有一位产妇

因为产后大出血而病故，埋葬时恰巧碰到药王孙思邈。孙思邈发现棺木中渗出的血液鲜红，断定其生机未尽，于是令随从先用红花烟熏妇人口鼻，再用琥珀抢救。过了片刻，妇人果然有了生机，转危为安。这个故事说明了琥珀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现代研究表明，西峡琥珀形成于白垩纪，最有可能来源于裸子植物南洋杉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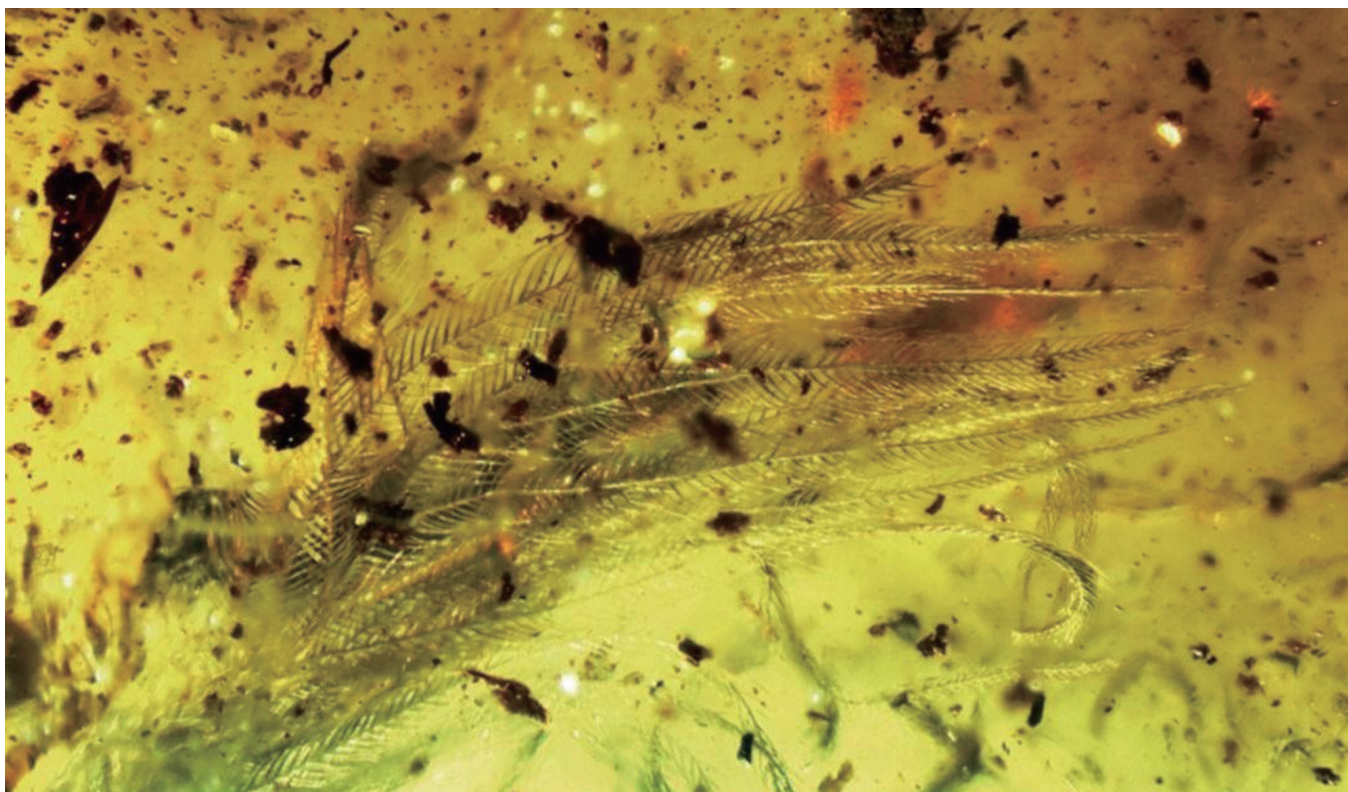
福建漳浦琥珀在国内也小有名气，漳浦琥珀形成年代非常近，距今仅有约1470万年，其形成树脂最有可能来源于热带植物类群龙脑香科。漳浦琥珀内含物种类丰富，在目前已经出土的漳浦琥珀中，发现了250个节肢动物科，还有大量羽毛、植物、腹足类和微生物化石，生物群物种数居世界前列。除了生物化石，漳浦琥珀中还包含了宝贵的环境气候成分，通过这些环境因素，科研人员可以清晰地还原出漳浦琥珀生物群的生态背景，甚至推算出当时的降雨量、温度等气候数据。

多年以来，科学界从西峡琥珀中发现了白垩纪化石生物群，在福建漳浦琥珀中发现了中新世化石生物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白垩纪

和中新世之间的始新世生物群一直是空白。201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从抚顺琥珀中发现了距今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化石生物群，其中节肢动物至少22个目，超过80个科150余种，还有大量微体和植物化石。这项发现不但填补了亚欧大陆始新世化石生物群的空白，还证明了5000万年前的亚欧大陆两端已经存在广泛的生物交流。这项研究使抚顺琥珀一跃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琥珀生物群之一。此外，研究团队还利用红外光谱、有机物质分析等方法首次确认了抚顺琥珀的来源树种为柏科植物。

琥珀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数千年的足迹，在这数千年的时光里，琥珀从矿石、海漂物，变成饰品、药品、艺术品，直至今日，它成为我们窥探远古世界真实面貌的桥梁，成为我们复原史前生态、解密生物起源与演化的钥匙。相信随着琥珀化石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来自上古世界的奥秘。

(责编 桑新华)



福建漳浦琥珀内的昆虫 供图 / 沈海滨